

【速写人生】

□快乐一轻舟

1 因为眩晕症,老伴住了院,我做陪护。

刚进病房,就看见一个老头正趴在一张桌子前忙活。看见我们进来,他忙打招呼:“来啦!”

语调轻柔温和,一张笑佛脸。因为满脸微笑,脸上的褶子显得更密集,也因为微笑,给人慈祥的暖意。他背略驼,身上穿一件白短袖衫,麻麻花花的,有的地方的洞眼似乎有黄豆大,也不知穿了多长时间。我就问:“你也住这屋啊?”

“啊,我不是病号,病号是我老伴,她去理疗了。”他怕我们误会,解释了几句。解释的同时,脸上堆满了微笑,语调依然轻柔温和。

2 上午九点多,他推着一张轮椅回来,轮椅上坐着一个老妇人,和他年龄相仿,不用问,是他妻子,脸上有些浮肿,戴着一副眼镜,有一个眼镜片上遮着一张厚纸片。看见我们,也笑笑,笑的时候,很僵硬。

他把她伺候到床上躺下,又手脚不闲地忙活。

第二天,趁他老伴去做理疗的空儿,我们之间进行了简短的交流,才知道他老伴脑子得了重病,瘫倒在床上已经六年多了。在这家医院的这个病房里,也已经住了三年多。

“六年多了……”他一边说,一边摇头,似乎有无限的感慨。

我就问:“过年也不回去吗?”

“回去过一次,在家住了两天,一回到家里,看见家人,听见热闹,就哭!在这里,倒安生!没办法,过年也只好在这里。”说到这里,不但摇头,还连连摆手,十二分的无可奈何!

他背对我们的时候,我瞥见他臀部的裤缝里有一道新缝的线,针脚歪斜而粗糙,不像是女人的手工,想必是他的杰作吧。

3 后来知道,男的姓C,女的姓M,本市人。

住进医院的第三天,等到八点多,护士还没有开始打针,我们有些无聊,同病房的男老两口又不在,我就顺手打开电视看新闻。

过了一会,老C回来了,一回来就又开始忙活,在桌子前忙活着,顺手调小了电视音量。我们也没太在意,继续看。隔了一会,老C突然对着我们拱手作揖,说:“对不起,因为我爱人青光眼,重影,没法看电视。她又怕吵闹,一吵闹就头疼。这电视能不能不开?实在是看不起了,对不起!请原谅!请原谅!”

他一边说,一边不停地弯腰打躬作揖,脸上虽然堆满微

【亲情絮语】

□阙兴霞

从我记事起,母亲就喝酒。

对这事,我曾耿耿于怀了很多年。如果是男主人喝酒,感觉是合情合理的,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,妇人喝酒,简直就是“恶习”。要知道,在物质特匮乏的农村,谁家有个红白喜事,饭桌上才有酒的。

我不明白,在那种情况下,爸怎么会支持母亲喝酒。那时,爸在外地一运输单位上班,开车往各地运送物品。听起来很风光,其实很苦很累也很危险,交通不好,又没通讯设备,一旦车出故障,要荒山野岭守候好多天,挨冻挨饿都难免。只要爸休班回家,就会托人从酒厂买上酒,用几个军用水壶带回来。如果哪次没给

老C,让我由衷敬佩的老男人

笑,但那微笑涨满了紫红,写满了尴尬。

我急忙说:“没事儿,你爱人来了,关上就是了!”

不一会儿,他把爱人推进来,我一看见,就急忙关了电视。老C就对他爱人说:“你看,人家多体谅你,一看见你来了,马上关了电视!”声音依然轻柔温和,脸上依然堆满了笑。

4 时间长了,我们逐渐观察到老C对老M精心照料的一些细枝末节。

因为老M的吞咽功能差,只能吃一些糊状的流食。每天,老M该吃饭的时候,老C都从冰箱里拿出一些熟食,大概都是一些豆类、米类、蔬菜叶类,放在一个圆缸里,一个



一个爱字,可以解释他所有的行为动因。

劲儿地捣,捣碎了,再添上水,拿到微波炉里热了——如果是蔬菜糊糊,就沥上几滴香油,拿起小勺,开始喂。每喂一勺,老C必先送进自己的嘴里,哈上几哈,才递到老M的手里,而并不直接喂到老M嘴里。显然,是既怕烫着老M,又要让老M尽量自己进食——以改善或者保持胳膊、手腕、手指的运动机能。

老M呢,手颤颤的,抖好大一会儿,接住了,摇摇晃晃地送进自己的嘴里。然后,开始艰难而缓慢地咀嚼,一勺糊状食物,从送进嘴里到全部吞咽下去,得用三四分钟。全咽下去了,才开始下一勺。

在老M咀嚼吞咽的过程中,老C都坐在她的旁边,笑眯眯地看着她,似乎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绝伦的舞蹈,有时候,还细细地叮嘱:“别慌,慢慢来,别噎着了。”有时候,又啧啧夸奖:“挺好,挺好!”

“挺好”这个词,似乎是老C的头头禅,对我们,对医生,对护士,都经常说,说的时候,都是一脸微笑,十足笑佛模样。当然,“挺好”这个词,老C在老M面前使用最多,似乎特别慷慨。他每说这个词的时候,老M都要回应一声“嘿嘿”的笑,笑声已变成粗哑的男声,女性的柔和和美荡然无

母亲和酒

我们买点好吃的,我就把怨气撒在母亲头上:还不是把钱都给你打酒了?爸把酒倒进泡着些根根草草的坛子里,然后把水壶灌上清水浸泡着,出差还要用它带水。铝制水壶,常年来来来回回地碰撞,凹凹凸凸走了形。爸要回单位时,都会嘱咐母亲:记得每天喝点(酒)啊。

印象里的母亲,很要强也很能干,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人张罗,那会儿我们小,也顶不上啥用。白天母亲在生产队干活,晚饭后再喂饱鸡鸭猪狗,时间就不早了。这时母亲拿出一仰脖喝下去,看她皱着眉头,一仰脖喝下去,好像并不好喝。然后母亲上炕,好大一会儿才

存,而且发声艰涩、缓慢,断断续续,模模糊糊。

如此艰难的笑,是被唤醒的发自内心的愉悦,还是回应老伴的鼓励、对老伴由衷的感激?

除了“嘿嘿嘿”的笑,老M有时候也忍不住要说话,呼呼噜噜的,我们听不清字音,而老C却似乎听得明白明白,心领神会,马上就接上话茬。

有一次,他们上大学的外孙女从外地打来电话,老C说了一通,老M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,不过瘾,呼呼噜噜地嘟囔几句,老C就把手机递到老M耳朵旁,姥姥和外孙女就进行了直接对话,这场对话离不开翻译,当姥姥的呼噜一通,当姥爷的就在一旁大声



一个爱字,可以解释他所有的行为动因。

翻译一遍。此时的老C,弓着腰,斜侧着身子,往前伸着一只胳膊,是很不好保持平衡的一个架势。过不一会儿,就说:“好啦,好啦!我这架势太难受了!”老M才意犹未尽地停止了和外孙女的隔空对话。

本来,两个病床之间有一道布帘,相互之间需要避让一下的时候,可以拉动布帘遮挡一下。也许是久病少羞耻,也不太注意避让了,许多时候,老C给老M脱衣服、换尿垫,都不拉一下布帘,有时候,目光闪避不及,我们就会瞥见老M的一部分裸身。

我和妻子及其他家人年前刚刚送走了我的老爸,老爸临走,在病床上躺了将近两个月,得了褥疮,他很痛苦,我们也费了老大劲儿。而眼前的老M身上竟然没有一点疤痕,这得需要多么精心的护理才能做到啊!

5 我妻子住了十八天院,自始至终,都只看见老C一人在不停地忙活,从来没见过别人。我有些纳闷,就问老C:“有几个孩子啊?”

“两个,一男一女。”稍停,大概揣摩出了我的潜台词,接着说:“孩子在这儿,更不让我省心,比我在哪儿还累心!”老C告诉我们,他老伴得

病的第二年,一点都不能动弹,上下床、翻身,都得一个人把她抱起来。一段时间过去,他累得得了疝气,动了手术,住了一个星期的院,只好让女儿和老伴的亲弟弟陪床。等回到老伴的病床前,老伴一个劲儿地“呜呜”哭,两眼也塌了坑——瘦了。这才知道,老C住院的第二天,老M就不想进食,到后来,干脆拒绝进食,总是呼呼噜噜含糊不清地问:“你爸爸呢?”“你爸爸跑哪去啦?”“他不要我了吗?”老M对老C在精神上已经产生了极大依赖,谁也无法替代。

“没办法,孩子不行,也没法找保姆,只好我一个人陪她了。豁出去我一个吧!”老C说这话的时候,一脸无奈。

“有个银行的老行长,身体健朗,前两三年,也一直在这里陪着老伴,去年有一天,突然晕倒了,再也没醒过来,走了!老伴现在却还躺在病床上,病恹恹的,活着!说不定,我有一天会像他那样,突然就走了!”老C说这话的时候,脸上虽然也习惯性地漾着笑意,但话语中的悲哀凄凉,浓雾一样,向四周蔓延。

有一次,我止不住唐突地对老C说:“我真佩服你的细心,佩服你这么长时间一个人陪着老嫂子!”

老C微微笑笑,感叹起来:“咱中国人就是大男子主义,要是我老伴这样伺候我,大家会觉得理所应当,换成我,就觉得了不起。其实,都是人,老夫妻俩,谁伺候谁,不都是应当的吗?过去,老M对我真的是百依百顺!”说这话的时候,老C昂着头,一脸严肃,目光似乎在穿越时光,远眺过去的岁月里老M对他百依百顺的那些生活细节。

6 有一次,我问老C:“今年高考?”

老C答曰:“七十六。”

他走路已经有些微微颤抖,而且,也经常吃药。我不禁有些担忧:“你这么大了,也得注意自己啊!”

心里真的为老C惋惜。今年七十六了,还这么辛苦地伺候老伴。有一天我再累坏了,怎么办?而且,为了老伴有一个安静的环境,电视一点都不看,更没见他有任何其他娱乐活动。这样的生活,在其他人看来,是多么的枯燥无味!

有时候,老C也唉声叹气,但大多时候,老C都是一副笑佛模样,说话温和轻柔。

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,是什么力量让他经常微笑?

想来想去,只有对老伴的深沉的爱。一个爱字,可以解释他所有的行为动因。

任何人静下心来想想,都应该会理解。

【小小说】

铁算子

□申学利

老钱住在村子的最东头。村子的地势西高东低,下雨天整条街的流水都经过他的门前,水流湍急,所以他过街时要特别小心,于是他常常抱怨自己的祖先选错了地方。

后来,人们都按规划建了新房,街道宽了,路面也硬化了,好走了。但下水道一直没彻底解决好,只是在街道两边各挖了一道深深的沟,让雨水从沟里流向村外的河流。人们出门时就在沟上垫一块木板,晚上怕被偷走,再收回家里,家家户户像住进了炮楼。

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过了没多久,这种局面终于改变了,村里用砖砌坡,再加盖厚厚的水泥钢筋盖板,上面走人走车就都不成问题了。

老钱是个心细的人,他感觉这样做好是好,小孩子不用担心掉沟里摔个鼻青脸肿了,在路上倒车拐弯也不用害怕后轮或前轮歪进沟里了,但农村柴草多、杂物多,如果下水道被堵塞,那可就麻烦了。他尤其担心的是,自己的门口正好在下水道的最末端,可能最容易堵。于是他就想了个招,做了个大铁算子放进自家门口的下水道里。说来凑巧,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,雨水顺着下水道哗哗地向村外的河里狂泄。老钱不放心,让老伴给他打着伞,撬开了埋铁算子处的盖板一看,果然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被铁算子截获了。老钱用铁锹往外捞,不料从一堆垃圾中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钱包。老钱一看大雨天四下无人,就让老伴拿回家了。真是天上掉馅饼啊,老钱打开钱包一数,喜出望外,里面竟有一百多块钱呢,钱湿了不要紧,一晒不就得了?

接连下了两场雨,老钱从下水道的铁算子上收获颇丰,从上头冲下来的啥也有,有毛巾、手套、皮鞋、小孩玩具,还有牙膏、裤头、袜子等等,只有想不到的,没有冲不来的,下水道简直成了老钱两口子的杂货铺。

一天晚上,老钱的老伴摆弄着捡来的一个缺腿的小人玩具,跟老钱说,要是下雨能冲来手表、钻戒该多好呀。老钱一听,说要逮小鱼必须用细网。于是老钱连夜把铁算子拿出,用细铁丝像蜘蛛吐丝一样,把铁算子缠成了细筛子。放好之后,就等天雨了。可天却像与他作对似的,总也不下雨,老钱着急呀,逢人就问什么時候下大雨呀,人们说地里不缺雨,盼雨干啥。他不好意思说实话,只说下雨天凉快。

半月后,一场大雨终于让老钱盼来了,大雨下了一天一夜。早晨天一亮,村里就炸锅了,村里变成“水漫金山”!下水道非但不泄水,反而往外冒,有的人家还雨水倒灌,屋里都进水了。人们查来查去,发现老钱门外的下水道里根本没水,是老钱这里出了问题。当人们打开老钱门口的盖板时,才知道老钱设置了机关。老钱被大伙问得张口结舌,喃喃地说:“我是想不让更多水堵,没想到反而更堵了。只怨我把铁算子扎得太密了。心太密,是堵墙啊!”

【诗歌】

棋盘

□吴华锋

等待落子
瞌睡
等待棋盘叩响
烟蒂
无所归属
落地就被碾灭
蒙上尘土
昏昏欲睡源自暖阳
嬉笑欢乐源自一枚棋子
落在夕阳和朝阳交汇的格局
胜负都是伪命题
乡情才是这里最简单的博弈
一样有规制和深度

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

她像一棵树,守卫着文学净土;她像一片湖,培植着草根的梦想——齐鲁晚报青未了文学网,齐鲁大地普通文学爱好者的网上家园,正会聚越来越多的作者。他们不论水平高低,只字片言旨在一抒胸臆;写作体裁丰富,诗歌、散文、随笔、杂谈甚至故事、小说,都能信手拈来。文学网精品稿件还通过齐鲁晚报手机客户端“齐鲁壹点”推送、评论,通过本版向读者展示,不可不看哦。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